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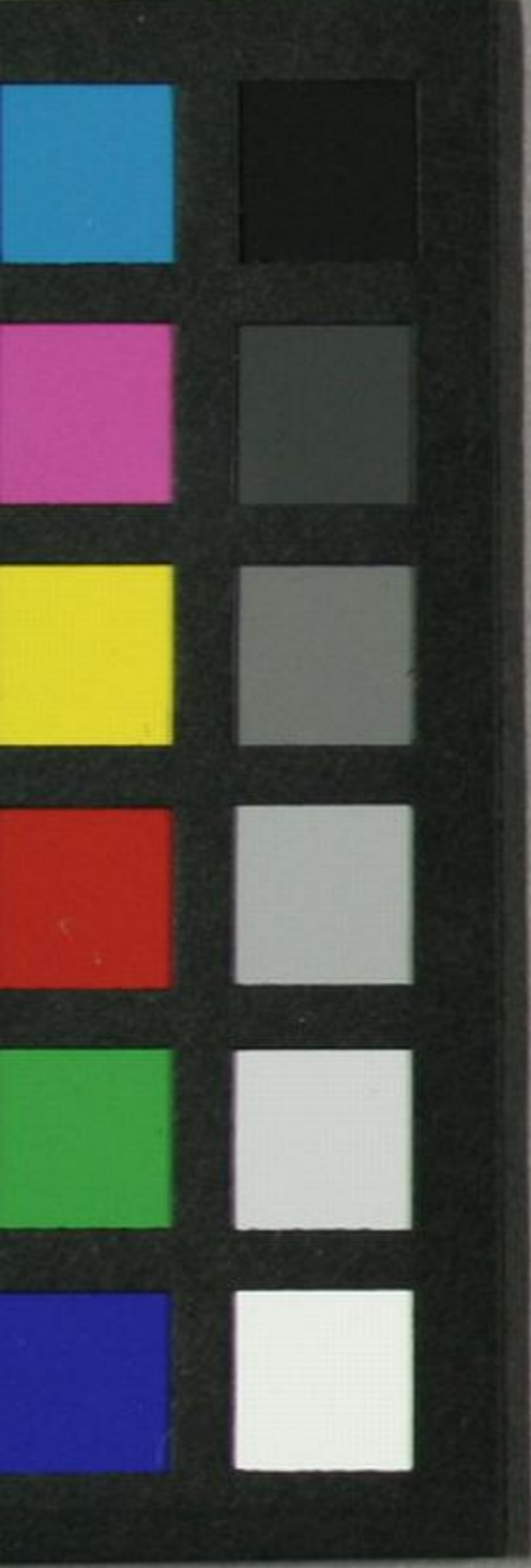
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7



文庫 11
D 247
7

010190560754

柳田泉之傳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九

聖歎外書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此回篇節至多，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對影山遇呂方郭盛是一節，酒店遇石勇是一節，宋江得家書是一節，宋江奔喪是一節，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宋江歸家是一節，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車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分調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記，讀對影山關戰一節，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艷之文，蓋寫少年將軍，定當如此，讀酒店遇石勇一節，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直是撥撥不得，只是認得兩位豪傑，其顧盼雄毅，便乃如此，何況身為豪傑者，其於天下人當如何也，讀宋江得家書一節，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偏用筆筆捺住法，寫得宋江大喜，便又叙話飲酒，直待盡情盡致了，然後開出書來，却又不便說書中之事，再寫一句封皮逆封，又寫一句無平安字，皆用極奇拗之筆，讀宋江奔喪一節，要看他活画出奔喪人來，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馬句，則又分外妙筆也，讀水泊一節，要看他設置雄麗，要看他號令精嚴，要看他謹守定規，要看他深謀遠慮，要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土生柳平

校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九

看他盤詰詳審要看他開誠布忠要看他不呢所親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遠方之人皆作者極意之筆讀歸家一節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却恐疑其單薄又反生一王社長陪之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箇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箇百姓休傷一箇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箇婦人可謂老婆心取發極上山報仇也不知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本無心細筆文所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拏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已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箇押寨夫人燕順道與你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能品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箇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為兩段賊官淫婦前後一樣燕順者極法亦此篇之便自家人得省手用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

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箇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又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却備得王英方夫秦明連以爲激射喫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箇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寥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戲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里入夥落報以大瑞罪江信衆秦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有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冷私放以深表宋江爲賊之首罪之魁也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通計把老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通計馬小嘍囉們有不顧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少開筆却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計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妙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後文○山泊一句篇引出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

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箇人我却都認得亦復難料泥你在那里與他兩箇厮會那漢道
 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箇月有餘不曾見得宋公明又情
 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找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
 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便順出許多節次來大喜字
 與一篇成文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
 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
 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偏不問對針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
 是大名府人氏日嘗只靠放賭為生本鄉起小人一箇異名喚做石將軍為因賭博上一拳打
 死了箇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遞
 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為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
 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
 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惑字變過來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
 見我父親麼針對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只是宋江
 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宋江說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只
 聞得哥哥大名陳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不必你說
 何爭你一箇人說開話且來和燕順厮見宋江做叫酒保且來這里斟酒三杯酒
 罷文情盡宋江把酒相勸後寫石勇將開去務令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
 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句一又沒平安二字句二便不突然宋江心內越疑是疑惑從大喜連忙

批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書寫得有許多方法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
 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悞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
 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
 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與前大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燕順
 石勇兩箇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箇先父記
 掛天有這箇四字是純孝之言然只有二字又妙在只字這箇二字又妙在這字中間便有吳
 呼先兄便終作先兄宋江呼先父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箇燕順勸
 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只改一字遂成且請寬心
 引我們弟兄去了各有其心胸中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為晚了自古道蛇無
 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不寫燕順宋江定少不得宋江道若等我
 送你們上山去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
 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
 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便定語神放在出處宋江自說最妙若俗筆一箇連夜自趕回家燕順
 石勇那里留得往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喜與前大再三叮嚀
 在上面寫了封皮不粘四字畫出勿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妙絕有此曲牙
 想不到夢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絕酒食都不肯露
 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不得少宋江道我不
 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我上覆眾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

休怪則箇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箇去了。一路寫宋江那番人提人山泊讀者莫不拭目洗耳觀忠義

堂上見宋二人如何相見也忽然此處如龍化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去令人眼光忽遭一閃奇又高格妙絕妙如龍化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奔衣面去須要隨一條短棒却換了一匹馬邊有宋江回去後便記得宋江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五里路尋箇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眾人都埋怨燕順不得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眾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是回又不得是散了又不成是只顧且去是還把書來封了始是方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別作道理定是九箇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眾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幡嚴得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箇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箇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之精嚴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箇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箇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之精嚴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箇箇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眾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江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泊得極之先請書來看看了却來相請斷會之精嚴船上把青旗只一招精何蘆葦裏掉出一隻小船泊得有三箇漁人一箇看船妙兩箇上岸來妙說道你們眾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

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精嚴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精嚴一行眾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眾人跟着兩箇漁人從大寬轉表出直到早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眾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富貴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嚴精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看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嚴精一面店裏殺宰猪羊富貴管待九箇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通寫假作投影而圖我者有之把軍馬屯在四散或恐官府嚴刑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眾人師自來一箇箇都相見了叙禮罷動問備細精嚴然後二三十隻大白掉船來接何等富貴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遶裏眾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富貴晁蓋為頭與九箇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富貴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然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共善白勝早在此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只須逃走

到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然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何等精嚴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眾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箇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縵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眾頭領都

道且去山前間觀一回再來赴席當下眾頭領相讓相謙下階問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
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縲何不
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眾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自帶弓箭的
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花榮妙箭安肯
試人所以必用妙筆也急取過一枝好箭箭詳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縲眾
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
上此處是一句後成分二射不中時眾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
射去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之先寫鴈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
頭上次按小文皆看次第他晁蓋和眾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
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箇不
欽敬花榮始結花榮眾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
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為花榮是秦明大舅眾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
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
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箇頭領坐定第二慶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
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鎗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抵敵官軍行極結後更添兩
精嚴是全部書作身分處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
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家本至家矣却不更歸再出張社長那張社長却和
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

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為甚不樂且喜官軍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惟
無憂反報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如一箇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
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箇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里喫酒了回去只有半箇時辰來
去奇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此句是來語連
讀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吓那
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隨手又添在我這里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
了心中疑影前文疑影是從大喜漸變到喜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
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奇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奇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
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只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
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奇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細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
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不戴孝奇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
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箇昏迷你做
這等不孝之子宋清却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如夢忽醒蓋於前文一路所感
者深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箇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
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攔擄落
草去了做箇不忠不孝的人為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宋江不特特書而太公家教至此所以深明
其為忠義之又得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
事你休埋怨他我却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

太公句憂喜相半不便變世喜來且寫箇憂喜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事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問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箇海捕文書再也不會來勾擾我如今為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箇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錄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會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乃其虛妙却在開中問及全無痕影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箇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止合家欣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關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

聖歎外書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繇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劣也猶易繇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節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誠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真遂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裨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易作哉

話說當時宋太公撥箇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箇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箇一箇叫做趙能一箇叫做趙得兩箇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送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

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好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況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箇刁徒如今暴得做箇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世不盡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覓見父親面信於清風郭山收羅燕順榮三黃粉紛入水泊者復是何人方得死趙能道將生熟熟騙作者正深寫也宋江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在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箇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久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箇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只三箇字便勝過一篇錢神論人之所以要錢者以錢能而不復顧錢也乃世又有守錢成害當夜兩箇都頭就在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閭婆借為妾為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悞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拏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

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不重在寫宋江配作平地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扭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無筆不到若非此二語便將必入宋江死罪使使省乃文家妙訣也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子文心抄可造而出一部書皆從其語其真當下兩箇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管待兩箇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箇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不盤纏有使人嘗嘗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宋江此言深表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淚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為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則公許不四即來又疑漏事不如便於此處隨手放於後文宋清灑淚拜辭了灑淚寫得極快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

兩箇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箇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
 三箇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箇公人宋江對
 他說道實不瞞你兩箇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箇好漢聞我的名字
 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箇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
 妨兩箇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
 議定了次日起箇五更來打火兩箇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
 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四應奇來不是別人為頭
 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全頭領分路等候而撞着宋江獨是劉唐者言劉將領着三五
 人便來殺那兩箇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
 哥哥不殺了這兩箇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汗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筆墨校槍今兩箇
 人只叫得苦擊應上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妙宋江接過出宋江權術寫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
 劉唐答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
 會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放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
 候迎接哥哥之補文中無便請上山這兩箇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箇不是你兄弟擡舉宋
 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吟反詩甚正然始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行之後若是如此來挾我
 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孝是宋江好處處所以宋江也權詐行其忠孝是
 好處江不劉唐慌忙攀住肱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然自刎者之終不如奪刀之終
 此為大王勝數事如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

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太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
 在那里專等迎迓哥哥迎人容小弟着小較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辭你們怎地商
 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叙禮
 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花榮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
 長在山寨便了只寫宋江假殺出算不得吳學究看他晃頭領多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
 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畧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看他宋江聽了道只有
 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用權術相加真是出色妙筆人互扶起兩箇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箇放
 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笑看他寫宋江便再說一句寫得權詐人如鏡一兩箇公人道全靠押
 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
 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請眾頭領都來聚會筆妙迎接上山到聚義廳
 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
 上山光輝草寨恩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
 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
 隨眾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喫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戲不曾重傷今
 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
 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偏是假人偏在假人面前不做張致寫得真是如於此晁蓋叫許多頭領

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宋江是箇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後問詩何也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罵得假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箇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槍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眾位來相投寫他自解試問天下後世此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箇緣故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為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眾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極宋江權術如何也忠孝至性哭於心發於色暢遂之情非此時之所能得也而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眾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放去了枷也不肯除再寫一句只和兩箇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吳用權詐相當處幾有曹楊之吳用有箇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為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眾兄弟知道眾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鸞作揚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箇公人就與宋江挑了

包裹都送下山來一箇箇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略二十里外宋江用送吳用迎花榮者花榮與宋江最昵蓋是以情招之冀其必來也然又算到宋江假人未必為情所動則必須又用吳用之智勝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捏撮成吳用花榮與宋江同死之文為之欲驅而死也眾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箇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箇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眾頭領一箇箇都拜宋江句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句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箇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箇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箇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箇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箇人廝趕着遶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脚邊一箇酒店背靠巔崖門見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箇酒旆兒來畫出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饑渴哩原來這嶺上有箇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走三箇人入酒店來兩箇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兩箇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箇時辰不見一箇人出來置之死地而後生是必天然無此句而但於後云等男女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捏撮耶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箇大漢來赤色虬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箇人唱箇喏畫出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饑你這里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片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里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好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駁着好見他包裹沉重有些

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候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驚那人如醉夢相似者所以開釋那人也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前花榮要開宋江不肯此李立私開宋江不肯其作房開時我正責其出處或解云此我將起來把這解藥灌灌下去四箇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四箇人自扛宋江火家歸來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醒時初只見那大漢教兩箇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寫宋絕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那人也拜妙宋江道這正是那里不敢動問二位高姓寫宋絕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船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箇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箇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投送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箇一箇喚做出洞蛟童威一箇叫做翻江蜃童猛兩箇也拜了宋江四拜不得是音不得扶有箇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住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說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箇弟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應前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

人稱歎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看他處處自說孝義真是醜極純老不在口說也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乃真信宋江與前吳用擊跌蓋李俊不留你快救起那兩箇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箇公人起來面面厮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箇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箇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兩箇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朝廷法度攪動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箇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箇去處只見人煙輟集市井喧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看着宋江分開人叢挨入去看時却原來是一箇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箇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箇盤子來口裏開科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齎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沒一箇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箇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一路寫宋江無他好處蓋作泥中有刺宋江叫道教頭我是箇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

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科道，恁地一箇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箇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也。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顛倒齋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却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擋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攬海蒼龍，梁山泊中添一箇爬山猛虎。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一

聖歎外書

第三十六回

沒遮欄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此書寫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徑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權詐不定者也。其結識天下好漢也，初無青天之曠蕩，明月之皎潔，春雨之太和，夏露之徑直，惟一銀子而已矣。以銀子爲之張本，而於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嗚呼！天下之人而至於惟銀子是愛，而不覺出其根底盡爲宋江所窺，因而并其性格，亦遂盡爲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陰變陽易，是固天下之人之醜事。然宋江以區區猾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遍天下，而遂欲自稱於世爲孝義黑三，以陰圖他日晁蓋之一席，此其醜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惡世間每有如斯之人，於是旁借宋江特爲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銀子結人，蓋是誅心之筆也。天下之人莫不自親於宋江，然而親之至者，花榮其尤著也。然則花榮迎之，宋江宜無不來；花榮留之，宋江宜無不留；花榮要開枷，宋江宜無不開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訓，一時遂若百花榮曾不得勸宋江暫開一枷也者。而於是山泊諸人遂真信爲宋江之枷，必至江州牢城，方始開放矣。作者惡之，故特於揭陽鎮上書曰：先開了枷於別李

立時書曰再帶上枷於穆家門房裏書曰這里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又書曰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於逃走時書曰宋江自提了枷於張橫口中書曰却又項上不帶行枷於穆弘叫船時書曰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於江州上岸時書曰宋江方纔帶上行枷於蔡九知府口中書曰你為何枷上沒了封皮於點視廳前書曰除了行枷凡九處特書行枷悉與前文花榮要開一段遙望擊應嗟乎以親如花榮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則如宋江之人又可與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節節生奇層層追險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險不絕必追真令讀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盡滅有死之心無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尋着村莊却正是冤家家裏是第二追撥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橫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了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認得梢公是第六追艙板下摸出刀來是最後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脫一虎機踏一虎機令人一頭讀一頭嚇不惟讀亦讀不及雖嚇亦嚇不及也

此篇於宋江恪遵父訓不住山泊後忽然間中寫出一句不滿其父語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語皆作者用筆極冷寓意極嚴處處不得漏過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箇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休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宋江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

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寫下却住腰盼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踉蹌一交顛翻在地揭陽鎮上威風句擊應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偏翻兩次與揭陽兩箇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極寫下地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箇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縱一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種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為因惹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薛永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叙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却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分付酒家不賣此段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家道却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兩節說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却是不敢惹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廝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江路寫宋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將下句倒作一節說你枉走甘自費力不濟事宋江和兩箇公人都做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話說第三節來到市

稍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
 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箇第四段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箇便拽開脚步望
 大路上走看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箇公人心裏越慌三箇商量道沒來路
 看使鎗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
 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此一折先說是一小路上便與江岸相引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
 光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箇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正
 路上再補一句不是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不緊三
 箇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箇公人來到莊
 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
 是箇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
 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裡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即歇莊客入去通報了
 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箇公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放
 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淨者所以便於那漢歸來也莊客聽了引去門
 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箇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箇喫了莊客收了碗碟
 自入裏面去兩箇公人道押司這里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宋江心裏真是如鏡之筆人快樂
 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宋江心裏真是如鏡之筆人快樂
 書寫宋江權詐此三箇字便顯出前文國家法度之語恒事耳此一筆與前山泊對看所以深
 星光滿天不甚亮又此四字先從開中一點恰好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開中
 妙

難得這箇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九字與第二章點火把來打麥
 場上一到處炤着疑然蟲影妙筆却宋江在門縫裏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箇莊客把火把
 到處炤着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炤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九字與上
 俏地親自點着與人中無端忽然插出宋江不滿父親語暗正說間只聽得外面有人九字與上
 一中間只換外字換開莊門文奇好話相射熱攪宋江不滿父親語暗正說間只聽得外面有人九字與上
 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單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箇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
 們的那漢細看想看絕來筆險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
 了拖鎗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一箇增出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睡在
 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
 却不肯干休寫得增出之人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箇使鎗棒
 賣藥的漢子耐耐那廝不先來見我弟兄兩箇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
 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補叙無前不知那里走一箇囚徒來那廝做好漢出尖把五兩
 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廝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
 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廝們喫酒安歇補叙無前先
 教那廝三箇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
 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甲在都頭家裏補叙無前明日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裏先
 餓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箇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是

遠不千里，近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拏這厮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得偏將害未出，現者倒說你依我說，且去房裏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街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拏着朴刀，運入莊內去了。讀之如逢奇之極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厮得知，必然喫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莊客如何敢瞞，得此處既有太公，宋江便一箇不走，然則安兩箇公人都道：「說得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門前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墻子出去罷。」淨手時看筆法妙，即叙事省力，不可兩箇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國家法度，茶何如將比，自來寫出數番，通融之詐也。便從房裏空開屋後一堵墻子，三箇人便趁星光之下，望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箇更次，更作結提，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滾滾，正來到潯陽江邊，此半句，只重下半句，側邊又是一條濶港，再加一句，見更不可走。宋江仰天歎道：「早知如此的，三人心裏越慌，脚步高低，在蘆葦裏撞，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一帶大江攔截，重耳此半句，已在在上。」此半句，已在在上。側邊又是一條濶港，再加一句，見更不可走。宋江仰天歎道：「早知如此的，苦從直住在梁山泊也罷。」在宋江是急時，筆法，誰想直斷送在這里，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請是所救，奇至於此。宋江見了，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箇，俺與你幾兩銀子，雖是急時，銀子那梢公在船上問道：你三箇是甚麼人，却走在這

里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這里，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多與你些銀兩。」此一回，寫宋江，眼不見銀子，標出是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攏來，三箇連忙跳上船去，一箇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船裏，引出下文，又一箇公人便將水火棍揸開了船，寫他亂那梢公一頭搭上橈，一面聽着包裹落船，有些好響聲，心中暗喜，險筆，使讀者嘆，不盡把橈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駭有十數箇火把為頭，兩箇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約從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裏叫道：「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駭宋江和兩箇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却是不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謝你些銀子，只是賣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的搖將去，試問看官，將謂是救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你都死。」駭那梢公冷笑，幾聲也不應，此是問姓，一段下文，駭之極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箇梢公？」問直恁大膽，不搖攏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公，張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箇長漢，再說道：「元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箇麼？」乃是一路，駭那梢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果是一路，駭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嚇殺那梢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緊，極慌忙中，忽作語，令人下文讀着，一發嚇殺，那長漢道：「我弟兄兩箇，正要捉這趁船的二箇人，駭那梢公道：「趁船的二箇，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駭請他歸去，喫碗板刀，斃了來，駭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駭那梢公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把與你倒樂意，第三箇人，駭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出相求之極，寫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此句分明，你因不你且攏來，那梢公一頭搖橈，再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箇主顧，却是不搖攏來，倒喫你接了去，決不搖攏者

真也你兩箇只得休怪改日相見宋江呆了不聽得話裏藏機妙在船艙裏哨哨的和兩箇公人說也難得這箇梢公救了我們三箇性命妙又與他分說妙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梢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妙三箇人在船裏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妙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妙只見那梢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相逢惡人遠離妙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妙只見那梢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

唱道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游只愛錢妙交游是非宋江之所及也若云愛交游以爲錢地則亦非宋江一路撒漫使銀悉作唐損矣半以錢爲交游地者耳乃若云愛交游以爲錢地則亦非宋江一路撒漫使銀悉作唐損矣半不須又用便令宋江也俗絕心死政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妙宋江和兩箇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到他是唱耍妙且三箇正在船裏議論未了只見那梢公放下櫓妙說道你這箇撮鳥兩箇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箇却是要喫板刀剋妙却是要喫餓餓妙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剋怎地是餓餓那梢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剋時妙三箇絕若喫俺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艘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躲你三箇人下水去你若耍餓餓時妙你三箇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箇公人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梢公喝道你三箇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箇那梢公喝道你說甚麼閒話妙死討饒語之饒你三箇我半箇也不饒你妙作何用又老爺喚作有名的狗臉張爺爺來也不認得爺去也不認得娘妙出色諷語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又求告道

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梢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妙者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妙道你三箇要怎地宋江仰天歎道爲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箇妙又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那兩箇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箇一處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箇好好快脫了衣裳妙似催連跳然其反借脫衣裳三字騰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裏去宋江和那兩箇公人抱做一塊望着江裏妙四身住得妙只是上半句但及只見江面上咿啞啞聲響妙而文層層梢公回頭看時江回頭看一雙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急溜下來妙便寫出船到二字速俗字以改作搖將船上有三箇人一條大漢妙手裏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箇後生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妙苦不甚明又極暗正是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梢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裏貨物見者有分妙仍作駭人語不使露這船梢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哥妙急急什麼我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妙正緊對其見者有分妙急急什麼我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妙命命來活畫出不愛交游只愛錢面目來大漢道張家兄弟你在这里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却是兩箇鳥公人解一箇黑矮囚徒妙問而後說

宋陽江中不問自說只果正不知是那裏人他說道送配江州來的却又頂上不帶行枷妙處處泊江不帶一行枷與山趕來的岸上一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箇妙兩箇姓穆姓則都知之矣不知則都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喫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妙聞其聲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妙半知也如逢無眼前一亮宋江聽得聲音嘶熟便船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箇那大

漢失驚道真箇是我哥哥則上文快險極此句快極不險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
 明亮復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星然得救夫而後依然又見星光也蓋宋江半日始知之矣那
 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箇搖櫓的一箇是出洞蛟童威一箇是翻
 江屨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裏叫道苦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
 箇誤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掉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
 在此受難那梢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與上句映襯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
 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箇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
 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却又不愛錢也宋江問李俊道這箇好漢是誰請問高姓半日有叫張大
 宋江問李俊道這箇好漢是誰請問高姓半日有叫張大張大姓張名高字之非一過矣此處李俊道哥哥不知這箇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姓
 張不將姓張大哥張名高字之非一過矣此處李俊道哥哥不知這箇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姓
 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豈非以世間道路更險惡於板刀趁耶宋江和兩箇公人
 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盪灘邊來纜了船艙裏扶宋江并兩箇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
 橫說道兄弟我嘗和你說李俊見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
 着張橫敲開火石點起燈來燭着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星光中不好又是星光中乃
 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為何事配來此間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送配江州張橫聽了
 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箇長的便是小弟我有箇兄弟却又了得渾
 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更

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箇異名喚做浪裏白條張順當初我弟兄兩箇只在揚子江邊
 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箇張橫道我弟兄兩箇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
 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買百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裏都坐滿了
 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背着一箇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裏歇了櫓拋了
 釘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箇人我便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
 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捉定腰胯撲通地擲下江裏排頭兒定要
 三貫一箇箇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斂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
 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一篇大文中忽然插那時我兩箇只靠這道路
 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箇
 都改了業妙語口語官亦然出了一箇衙門進了一箇衙門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
 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
 不得畫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箇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船三箇人跟了李俊張橫
 提了燈千枝百怪之後見此投村裏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可見其間甚疾
 張橫說道他弟兄兩箇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箇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
 兩箇李俊道一發叫他兩箇來拜了哥哥硬為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箇趕着要捉我李
 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
 把人伴都飛濤將來於前火把飛濤是一是二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
 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是兀誰李俊那二人道

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掩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嘗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兩郟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箇還不快拜。」可後那弟兄兩箇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又見穆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箇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欄，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欄，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其筆如椽，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此一篇絕奇文字，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箇一霸，此一篇絕奇文字，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箇一霸，此一篇絕奇文字。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江此是宋江好處。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放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箇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到莊上去相會。」是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王更作結，一知嚇了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蟲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待宋江去鎮上，間觀看揭陽市村景致，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寫宋江偏在人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箇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看顧他，取

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齎發兩箇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又成後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與盧軍穆弘叫隻船來，與取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柳，處處寫宋江行柳，不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灑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各自回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箇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忽轉一掛起一帆風蓬，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方纔帶上行柳，寫宋江行柳，兩箇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箇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後爲這江州是箇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箇知府，當時兩箇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柳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加意寫出宋江行柳，如兒戲，與前欺花榮封看筆法嚴兩箇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箇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箇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裏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喫，宋江取三兩來銀子，寫宋江是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箇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箇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賺得許多銀兩。』又用兩箇公人開口問鹽二本，色綴宋江自到州衙府裏候候，討了回文，兩箇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情，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銀子與他，銀子出色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銀子出色營裏管

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銀子因此無一箇不歡喜宋江寫宋
如之筆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寫宋此始單加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箇
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
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
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
營抄事房做箇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
安頓了眾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眾人回禮句不時間又
請差撥牌頭通杯二管營處嘗嘗送禮物與他三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
們寫宋江出色只是金銀財帛更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箇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
煖人面逐高低實數宋江能得人心乃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
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箇節級嘗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
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箇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
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看他是權詐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
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聽他
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箇不敢要我的也不見得語語寫出
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里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
送堂例錢來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
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省宋江別了差撥離了

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裏翻爲虎窟狼窩
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箇節級
怎麼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二

聖歎外書

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寫宋江以銀子爲交游後忽然接寫一鐵牛李大哥妙哉用筆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勝似罵勝似打勝似殺也看他要銀子賭便向店家借要魚請人便向漁戶討一若天地間之物任憑天地間之人公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慳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與之銀子不以爲恩又并不與銀子不以爲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權術獨遇斯人而窮矣宋江與之銀子彼亦不過謂是店家漁戶之流適值其有之時也店家不與銀子漁戶不與鮮魚彼亦不過謂卽宋江之流適值其無之時也夫宋江之以銀子與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銀子與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無宋江可騙則自有店家可借無店家可借則自有賭房可搶無賭房可搶則自有江州城裏城外執塗之人無不可討使必恃有結識好漢之宋江而後李逵方得銀子使用然則宋江未配江州之前彼將不喫酒不喫肉小張乙賭房中亦復不去賭錢耶通篇寫李逵浩浩落落處全是激射宋江絕世妙筆

處處將戴宗反襯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醜皆屬作者匠心之筆
寫李逵麤直不難莫難於寫麤直人處處使乖說謊也彼天下使乖說謊之徒卻處處假

叫了這廝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箇黑凜凜大漢畫李達出五字上樓來宋江
 看見喫了一驚便黑凜凜三字不惟畫出李達形狀兼畫出李達顯明李達不可性格李達心地來下
 宋江不可和動一驚也便問道院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邊牢裏一箇小
 牢子姓李名達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達他鄉中都
 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為他酒性不好
 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達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
 漢子是誰漢子黑則呼之為黑漢子耳豈以其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廝恁麼麤鹵全
 不識些體面李達道我問大哥怎地是麤鹵連麤鹵不知是後天之民未及李大哥也戴宗
 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暗用蘇東坡教壞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麤
 鹵却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問當你要去投逵他的義士哥哥從戴宗口中表
 李達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來說其狀來說其名來極寫李達念誦宋江如人持
 也戴宗喝道咄你這廝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達道
 若真箇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語妙若果是問人我却拜甚鳥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宋江喜
 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却笑我其果愈顯真正妙筆而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宋江喜
 之至敬李達拍手叫道我那爺稱呼不類你何不早說些箇却反責之也教鐵牛歡喜寫得遂
 牛歡喜四字讀之淚落鐵牛歡喜四字讀之淚落撲翻身軀便拜得死心搭地便字寫他拜的更無商量宋江連忙答
 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達道不耐煩小盞喫箇箇大
 碗來若在面前說不得此語即拜之何為若既已拜之即何妨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為

何在樓下發怒李達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錠小銀使用了便說一箇討大碗第二句却問這
 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寫宋江則以銀子為其生平寫李達則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
 些使用李達亦復有絕倒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宋江道這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
 經來告借寫兩箇人一箇地懸隔墨射令一箇純以却待要和那廝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
 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達道利錢已有在這里了他寫
 極誠偏意一生得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達接得銀子便道却
 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裡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
 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達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我請至此處不覺掩卷而
 下之則驟然而去不惟今日之恩惠不能留之少坐即平日之愛慕亦不必贅見之也戴宗道
 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為何戴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
 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箇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
 哥語醜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與宋江一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
 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他處寫宋江只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
 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裏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
 般強的牢子取李達也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
 怕他又在戴宗平口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却去城外一忽閒觀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

住李逵一直去了。宋江已為之不以溫存款款自表平日相慕而狡增也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
 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箇體面羞辱殺人。寫戴宗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
 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寫宋江見李逵便令權詐都兩箇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却
 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寫綠楊樹下
 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止一不有在船頭上結網的止一不也有在水裏洗浴的止一不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好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
 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只如取諸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
 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人妙先却從漁人口中又補畫中一樣又不止李逵道等
 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真是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
 敢開船那里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里攔當得住李
 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筴來拔。奇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奇李逵伸手去艙板
 底下一絞摸時那里有一箇魚在裏面。奇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
 養着活魚却把竹筴攔住以此船船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
 省得倒先把竹筴提起了將那一船活魚都走了。自註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
 奇那七八十漁人都遶上船把竹篙來打李逵。奇打李逵奇七八十竹篙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
 下布衫。寫他一路裏面單擊着一條綦子布手巾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架早搶了
 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奇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
 奇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奇無理之極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

好奇正熱鬧裏只見一箇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
 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
 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攬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
 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鬚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
 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皂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李逵眼那人
 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里橫七豎八打人。奇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細趕上前來大喝道你
 這厮要打誰李逵不說話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奇無理之極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
 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奇那人便透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搶將開
 去不能發攏身。奇那人便望肋下攞得幾拳李逵那里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脚來踢被李
 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攔鼓也似打。奇無理之極那人怎
 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箇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箇人便來挈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
 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畧得脫身一道烟走了。路一頓戴宗埋冤李逵
 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里和人厮打儻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你
 怕我連累我自打死了一箇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
 李逵向那柳樹根頭。寫場拾起布衫搭在肱膊上。布跟了宗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
 得。重復忽然而起。文拾奇絕。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箇輸贏李逵回頭來
 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
 顯出那箇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奇在江邊獨自一箇把竹篙。妙撐着一隻漁船。妙趕將來

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 達聽了大怒吼了一聲... 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 把竹篙望岸邊一點... 雙脚一蹬... 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 要見箇輪贏便把李逵... 那隻船已翻在江裏... 人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 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 顯渾身黑肉一箇露遍體霜膚... 那三五百人沒一箇不喝采... 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扯... 戴宗史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 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 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 要動手有你我令兄張橫家書在此...

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却也時嘗認得便放了李逵... 箇啗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 箇人然便相熟者張順再跳下水裏... 不過他肚皮渾着膺下擺了一隻手... 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 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 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 了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 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 無禮啗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 法奇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 依舊直言叫喚也活寫出他得意來... 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 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 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

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里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出一句我兩箇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箇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又結東一此結三人前豈非天幸且請同坐茶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有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討魚宋江與張順不以為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情分語語都臻絕兩箇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畧哨一聲只見江上魚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箇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箇應道我船上來那箇應道我船裏有一霎時却轉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條穿了綠揚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竟疑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去把秤賣魚細拾三五百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便彀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箇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位妙絕而先王之禮豈為我輩設耶然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鱸四人飲酒中間各叙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箇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五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箇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攬三箇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不表李逵不近女色也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箇指頭去那女娘額上一點饒他三箇指頭那女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眾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

桃腮似土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發句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
黃鶴焚琴惹是非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三
聖數外書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三

聖數外書

第三十八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此回止黃通判讀反詩一段錯落扶疎之極其餘止看其敘事明淨徑捷耳

潯陽樓飲酒後忽寫宋江腹瀉是作者慘淡經營之筆蓋不因此事便要仍復入城尋彼三人則筆墨殊費不復入城尋彼三人即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與林冲氣悶連日不上街來同法

寫宋江問三箇人住處此三樣答法可謂極盡筆墨之巧至行入正庫飲酒吟詩便統用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筆氣讀之令人慷慨

篇首女娘暈倒一段只是喫魚後借作收科更無別樣招應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喚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省無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里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箇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敘環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里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箇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箇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

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三

為他性急，反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箇，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宋江只將息女兒，日後嫁箇良人，免在這里賣唱。那天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一句，並不會說謊。」反說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冤，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好多銀子。』」非寫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絕倒之語，可謂刻畫宋江等眾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寫李逵無錢作主，反來大腹作客，後忽生出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里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箇也兀自要來投盜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為禮。」戴宗勸道：「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箇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箇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寫宋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此如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付與李逵。宋江只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趕入城去了。神妙之筆，更不寫李逵別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寫宋只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神妙之筆，更不寫李逵別

最好營裏眾人都來煮粥燒湯，看戲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波辭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眾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寫宋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眾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箇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寫三人不復叙，只各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箇來。寫引一次日早饒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銀子帶鎖上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是箇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里，已自鎖了門出去了。續前日之游矣，若有尋着，便却又來尋問黑旋风李逵時，多人說道：「他多筆，編是他是箇沒頭神。」妙想妙筆，若尋着，便却又在牢裏安身。妙沒地里的巡簡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妙正不知他那里是住處。妙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自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餘錢入城來。」三張順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五字一頓，絕遂若此。直要問到那里，獨自一箇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嘗觀之不足。嘗之景，每露出圭角來，寫得雄渾之極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箇青布酒旛，上寫道：「潯陽江正庫。」語離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

陽樓原來却在這裡我雖獨自一箇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箇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將寫宋江吟反詩却先寫出此十箇字來替他挑動詩興却又暗將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闌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波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茶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盤肥羊嫩雞醜鵝精肉盡使朱紅盤揀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盤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箇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有些真山真水我那里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箇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奇文授槍却於醉後嚴極冷之筆極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箇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成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里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於表發元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畫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江內蓄興心筆墨如身鏡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與真來欲乘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權謀血染潯陽江口寫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竟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竟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

句詩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竟道是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言其人欲使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竟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滿數杯酒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竟不覺沉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此真是久假成性拂袖下樓來踉踉跄跄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房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竟酒自在房裏睡臥不在話下且說這江州對岸另有箇城子喚做無為軍却是箇野去處因有箇閒住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伏案後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嘗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箇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間坐無可消遣帶了兩箇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問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便來到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間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再黃文炳看了冷笑大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箇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箇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確又讀道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瓜牙忍受側着頭道頭側是那厮也是箇不依本分的人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妙也不是箇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箇配軍確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搖頭道

這廝報警兀誰疑我亦却要在此間生事疑我亦量你是箇配軍做得甚用不又讀詩道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呀一點頭道這兩句兀自可想是又讀道六他時若
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伸着舌搖着頭道伸着舌這廝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
待怎地再讀了鄆城宋江作七想道想我也多曾聞這箇名字那人多管是箇小吏逐句讀
箇人獨自喫了一瓶酒寫在這里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
是牢城營裏人好有此句後便有脚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
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細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
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
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叙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
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
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
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然上正經語却又死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
師近日有何新聞新聞口再如舊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
觀天象星焰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事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
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
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
這是箇反詩通判那里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

上避熱鬧觀看間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官如子
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問如子
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箇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
公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
本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箇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
人水邊着箇工字明是箇江字這箇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
道何為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
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箇人麼官
黃文炳又回道因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箇不難只取牢城營
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活公子便喚從人於庫內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
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簡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
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
人捕獲下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活公子隨即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
下戴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拿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
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一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
子都叫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
去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

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見兩日也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箇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你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首不知痒處編宋江用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我便好自己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權詐備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箇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逕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箇是奸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拏這厮宋江白着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箇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拏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好我們且去回話要拏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箇失心風的人屎尿穢汗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拏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蚤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你信這話本人做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黃文炳能好只顧拏來便

走不動拉也拉將來橫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活書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拏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三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箇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厮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塔下宋江那里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活書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纔風橫若是來時風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活書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箇時那里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再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只說顯得相公便已顯得如此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

害作爲引便是今上得知必喜便說相公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活書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歸判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是文炳語却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檄撥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字詳細黃文炳問道公相差那箇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箇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發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箇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辰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主辰詩駁事之根今日忽又擡着宋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慢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義差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書驢鞍不知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箇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此三字已足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箇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絕妙絕快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亦爲下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

失悞了哥哥飲食休得出去噙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可敬可畏待你回來却開誅斷先算開却又肯斷一發難得也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看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箇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不離寫得至性人可敬可處換了腿絆護刺八答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搭膊腰裏揷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箇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箇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箇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頃刻離了江州戴宗打扮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紙燒送了語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箇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身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畧喫些素飯素酒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箇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二三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箇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知戴宗撻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檯檯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副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水晾在檯欄上景戴宗坐下只見箇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里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要董醒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燒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

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却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
登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箇人來，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貴，說道：『且把信
籠將入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箇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箇紙
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拆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
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折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拏得應謠言
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
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戴頭邊溜下膽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拏起
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看出戴宗法又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
我嘗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箇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
害宋江？』這一段書，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箇虛實緣絲，
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
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
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
書札，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箇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
名。』朱貴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
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
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嘗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
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家書與足下，如今緣何倒去害宋三郎？』

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為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
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却把
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
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與眾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
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
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
戴宗，叙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眾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
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吳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為甚
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吳蓋聽罷，大驚，便要起請眾頭領，點了人馬，下
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
而惹禍，打艸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畧施小計，只在
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吳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
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可稱吳學究也，教院長
回去，書上只說，放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
處決，示眾斷絕童謠，真好計策，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里自差人下山奪了，又若清風山前
矣，此計如何，吳蓋道：『倘若不從，這里過時，却不誤了大事，好得，公孫勝便道：『這箇何難，我們
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里過，務要等着好奪了，是，只怕不能殺他解來，此句又為吳
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

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許不曉中是蔡京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四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箇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又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箇圖書印記文奇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箇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別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廝打因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購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箇人山寨裏亦有用他處補妙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不恨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逡到濟州來沒兩箇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是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箇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為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齎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回到廟裏作文則箇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丹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刻字匠作下碑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下碑尋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箇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不手

好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且說補蕭讓說罷此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齎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箇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箇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箇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箇都約定了來早起各自歸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箇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箇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看他相連之輩都大喝一聲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里去孩兒們拳這廝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箇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箇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桿棒逡遯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箇却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自是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籌好漢道你兩箇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箇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箇武藝本事特使

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不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大寨吳益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箇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待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自是關文然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學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奇當夜只顧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叻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奇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箇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箇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里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箇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了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箇動手完成疾忙排了回書疾備箇筵席快送戴宗起程疾分付了備細書意疾戴宗辭了衆頭領下山來時小叻囉忙把船隻渡過金沙灘疾送至朱貴酒店裏連忙取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疾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疾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疾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疾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箇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得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一疾衆頭領問道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

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疾怎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疊兩箇指頭說出這箇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開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四

聖歎外書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寫急事不得多用筆蓋多用筆則其事緩矣獨此書不然寫急事不肯少用筆蓋少用筆則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戴宗謀逆之人決不待時雖得黃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六日已成水窮雲盡之際此時只須云只等午時三刻便要開刀一句便過耳乃此偏寫出早晨先着地方打掃法場飯後點土兵刀仗劊子已牌時分獄官稟請監斬孔目呈犯繇牌判斬字又細細將貼犯繇牌之蘆席亦都描畫出來此一段是牢外衆人打扮諸事作第一段次又寫搗扎宋江戴宗各將膠水刷頭髮各縮作鴛鴦梨角兒又各插朶紅綾紙花青面大聖案前各有長休飯永別酒然後六七十箇獄卒一齊推擁出來此一段是牢裏打扮宋戴兩人作第二段次又寫押到十字路口用鎗棒團團圍住又細說一箇面南背北一箇面北背南納坐在地只等監斬官來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場只等監斬作第三段次又寫衆人看出人爲未見監斬官來便去細看兩箇犯繇牌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斬次看戴宗云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斬遂巡問不覺知府已到勒住馬只等午時三刻此一段是監斬已到只等時辰作第四段使讀者乃自陡然見有第六日二字便喫驚起此後讀一句嚇一句讀一字嚇一字直至兩三葉後只是一箇驚嚇吾嘗

言讀書之樂第一莫樂於替人擔憂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樂太過也

此篇妙處在來日便要處決迅雷不及掩耳此時即有人報知山泊亦已縮地無法又況更無有人得知他二人與山泊有情分也今却在前回中寫吳用預先算出漏誤連忙授計衆人下山至於於路數日則恰好是事發遲一日黃孔目捱五日三處各不相照而時至事起適然湊合真是脫盡印板小說套子也

寫戴宗事發後李逵張順二人杳然更不一見不惟不見而已又反為兩番衆人叫苦以倒踢之真令讀者一路不勝悶悶及讀至虎形黑大漢一句不覺毛骨都抖至於張順之來則又做夢亦夢不到之奇文也

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

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

篆體字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

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却使箇諱字圖書

說得明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

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

好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箇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

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

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下日說戴宗扣着日期

好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

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曾見我

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

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之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

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要走失書尾說之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

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高量差人解發起

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

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無為軍黃通判特來相探

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

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

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

感恩相主薦那箇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

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

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

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

賊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公相容覆往嘗家書來時曾有這箇圖書麼

賊知府道嘗來的家書却不會有這箇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

這箇圖書在封皮上

反用一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

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

點經只是這箇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

出來賊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賊如今陸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一段此
又前吳用所說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箇識窮天下高明
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賊用此一段與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
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
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補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
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
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
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
箇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
事忙未曾問得你箇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
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東京門都人不知寫得如何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
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箇門子尋見二字可張雀網得接了書入去少刻好少刻又
得潭潭之府門子出來又好笑寫得相府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寫得相府
好無一次日早五更去店人跡板橋相似好聲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只道這
笑似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里敢再問備細戴宗固不問好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
問道你見我府裏那箇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
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
趨黑交出鬼市寫得太師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亦有之短不遠敢是有

些鬚鬚髮與好府商知府大怒喝一聲掣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箇獄卒牢子將戴宗拖翻
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廝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
是箇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鬚鬚况兼門子小王不能設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
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繇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遞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
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箇心腹的人出來問你箇嘗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
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里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
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
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戲不得面皮把戴宗細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逆流戴宗推
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
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
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寫這封書與
小人回來脫身帶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
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戴宗繇他拷訊只不
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
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
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為黨若不殺除必為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箇
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却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
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

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為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

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十千人五百餘人寫得比十獄卒又加二

那里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堆定了不動亦與四下裏炒鬧不住極其精一這蔡九知府也
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箇報報道
一聲午時三刻不可得殺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可急不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可急不
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可急說時遲話也乃此處又作兩半用更奇絕那夥客人在車子
上聽得斬字數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鏡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
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却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
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五拿翻字賊後便不復更見大
他更無商量處直是一箇血性自做山來可笑可愛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箇行刑的劊子
如此處兩斧大夥真是不罷也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便要着衆士兵急待把鎗去糊
時那里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寫如此忙
不東西南北四守却又偏板斧用兩遍而又能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
棒的妙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比前又增北邊那夥客人妙都跳下車來推
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妙都跳下車來推
過車子攔住了人妙得兩箇客商鑽將入來一箇背了宋江看的一箇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
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槍來標的寫出紛紛雜雜原來扮客
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此五箇人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
萬此四箇人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此四箇人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
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此四箇人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箇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

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
得寫黑大漢忽然欲明忽然欲只見他第一箇出力殺人最多奇功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
說一箇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箇莽撞之人此處忽明開中補酒事戴宗在晁蓋便叫道
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此處又忽晁蓋便
叫背宋江戴宗的兩箇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不是來奇想奇筆出人意極當下
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顛翻的不計其數眾頭領撇了車輛
擔仗細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絕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
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
人晁蓋便挺朴刀義形於色得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益那漢那里來聽叫喚一斧一
箇排頭兒砍將去乃各成其事真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洶洶一
派大江却無了旱路讀者受逼到險絕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方纔點睛之
妙將他跳樓以後氣不開口亦直寫出來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
合二語人在後寫笑漢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事便搶入來晁
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槍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箇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
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作一江戴宗開眼不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
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箇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
誰絕妙大漢上加出力殺人四字可作李大哥生時官名死後益誦妙宋江道這箇便是叫做黑
旋風李逵此處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妙補出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難

得這箇人出力最多四字又不怕刀斧箭矢六字盡平生畫花榮使叫日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奇了奇宋江便叫住道奇兄弟那里去李逵應道奇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奇耐那廟見神見鬼奇日日把鳥廟門關上我指望奇拏他來祭門却尋那廟不見奇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奇望着晁蓋跪了一跪奇說道大哥休怪鐵牛蠢奇說道大哥休怪鐵牛蠢奇喜道大哥休怪鐵牛蠢奇道不要慌奇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戴宗此時方纔甦醒奇軍馬一發都砍了快活戴宗此時方纔甦醒奇那里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箇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眾人如何奇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趕開得半里之際奇三隻掉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奇軍器得妙奇晃晃五股叉奇

着胡哨奇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奇大叫道好了奇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退赴過來奇雙船上奇鹽火家奇哭拜道奇司兄弟坐立不安奇穆太公莊上奇牢救哥哥奇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奇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叙禮則箇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奇人都入白龍廟聚會奇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嘍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奇遠遠望見旗幡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拳鎗兵將大刀闊斧殺透白龍奇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奇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奇

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納喊殺透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積直教跳浪蒼龍
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梟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五才二奇書
卷之四十一

五才二奇書
卷之四十一

